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 前夜 父与子

〔俄〕屠格涅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И. П. Д. Е.  
1994

# 前夜 父与子

〔俄〕屠格涅夫 著

丽 尼 巴 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新登字 002 号

前夜 父与子

Qianye Fuyuzi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金城造纸厂供纸

字数 32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9}{16}$  插页 1

1979年9月北京第1版 199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

ISBN 7-02-001764-9/Z·176 定价 18.45 元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本文库旨在汇总世界文学创作的精华,全面反映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为读者提供世界第一流的文学精品。它以最能代表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长篇小说为骨干,同时全面地反映其他体裁如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童话、寓言等各方面最优秀的成果。选收作品的时限,外国文学部分,自古代英雄史诗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文学部分,自《诗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是包容古今、囊括中外的珍贵的文学图书系统。

## 前 言

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生于奥廖尔省一个古老但已破落的贵族世家。母亲是一个有教养的女地主,但是极端任性专横,虐待农奴。屠格涅夫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母亲的庄园里目睹的地主生活的残酷和暴虐,深深地印在他的头脑里,引起了他对奴役和农奴制的憎恨,使他立下了“汉尼拔誓言”,表示要与农奴制斗争到底。

一八三七年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科。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一年在柏林大学学习,研究哲学、历史和希腊、拉丁文,在那里结识了当时旅居柏林的社会活动家斯坦凯维奇和格拉诺夫斯基,并同巴枯宁建立了友谊。

一八四二年和别林斯基的结识对于屠格涅夫极为重要,不久他又同别林斯基周围那些在西欧派思想指导下开展文学活动的作家接近。别林斯基的影响和熏陶使屠格涅夫加强了反农奴制和反斯拉夫主义的决心,写出了一系列歌颂俄国农民的优秀品质、揭露农奴制残暴和罪恶的特写,这就是奠定了他的文学事业基础的《猎人笔记》。屠格涅夫早在大学时代就以浪漫主义诗歌开始他的创作活动,《猎人笔记》标志着他完成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在后来漫长的创作道路上,他一直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直到后来他发生了思想危机和创作危机时,在八十年代

放弃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了怪异故事《爱之凯歌》和《死后》。

七十年代，屠格涅夫定居巴黎，但经常回国作短期逗留。一八八三年九月病逝于巴黎。遵照他的遗嘱，遗体运回祖国，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

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活动长达四十多年，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学遗产。他对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在在一八五六至一八七七年所写的六部长篇社会心理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其中前四部的社会政治意义尤为深刻。

屠格涅夫生活在俄国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上。他的主要特点是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新的重大社会现象，并加以艺术的概括和体现。

《前夜》发表于一八六〇年，它反映的是改革的“前夜”。改革有赖于“自觉的英雄人物”。屠格涅夫清醒地看到，即使是贵族中的优秀分子，也不能肩负这样的历史任务。时代的英雄只能是平民知识分子。《前夜》中的英雄是保加利亚爱国者，平民知识分子英沙罗夫。然而，英沙罗夫毕竟是外国的革命者，他要与之斗争的是外部的敌人——土耳其占领者，而当时的俄国社会需要的是俄国的英沙罗夫，要反对的是内部的敌人，即以沙皇为首的农奴主和农奴制。英沙罗夫同当时俄国的实际需要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指出，英沙罗夫形象的出现意味着俄国的英沙罗夫——与内部土耳其人斗争的革命者——即将出现。他说“我们不会等

待他很久的”，并断言“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白天总是不远的”，就是说，俄国面临着革命的“前夜”。屠格涅夫虽然希望俄国变革，但不赞成革命。他不能接受杜勃罗留波夫对他的小说做出这样革命的解释，要求《现代人》杂志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但遭到拒绝。屠格涅夫从一八四七年起一直是革命民主主义派刊物《现代人》的撰稿人，五十年代末，《现代人》杂志内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展开激烈斗争。渐进论者的屠格涅夫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赞成革命，因而倒向自由主义，而这件事更导致了他和当时最进步的《现代人》杂志的最后决裂。屠格涅夫脱离民主主义进步阵营的做法大大损害了他后期的作品，影响了《烟》和《处女地》的思想内容。

由于作者对平民知识分子缺乏深入了解，又把他们放在不太典型的环境中，对他们的斗争和活动的描写都没有展开，因此英沙罗夫的形象显得有些单薄，不那么有血有肉。

女主人公叶连娜却是俄罗斯文学中的新人，是第一个奋不顾身投身社会活动的勇敢的妇女形象，表达了五、六十年代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求。屠格涅夫以擅长塑造少女形象著称，叶连娜是他笔下最完美的少女形象之一。

继《前夜》之后，屠格涅夫终于在一八六二年发表的《父与子》里写出了俄国自己的“新人”——六十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

清贫的乡下医生的儿子、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暑期到同学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的庄园去作客。他一见到阿尔卡季的完全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的伯父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就本能地感到格格不入，他们两人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涉及科学、艺术、

哲学、道德……以至社会制度的激烈论战。

巴扎罗夫是“子”辈的代表，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则代表“父”辈。书中“子”与“父”的矛盾，实际上是平民知识分子同贵族之间的矛盾，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与贵族自由主义者两种社会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

在《父与子》里，屠格涅夫基本上是忠实地表达出六十年代思想斗争的政治意义。但由于他本身世界观中的矛盾，他对“父”与“子”的态度也是矛盾的。

巴扎罗夫重视科学，他沉着、自信，不承认任何权威，他不仅否定艺术、诗歌，甚至否定人们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法则”，也就是否定专制农奴制。他主张首先“得把地面打扫干净”，至于建设，他说，“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可见他并没有积极的行动纲领。虽然作者在称巴扎罗夫是“虚无主义者”的时候说，这就意味着是“革命者”，但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他笔下的巴扎罗夫还不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的看法并不能完全代表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看法。在巴扎罗夫取得对帕维尔的精神上的胜利之后，作者使他受到爱情挫折而陷于悲观，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意外的早死，这表明作者对六十年代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持悲观态度。

作者在强调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时曾指出：“我的整部小说都是反对被看作进步阶级的贵族的。”他以贵族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基尔萨诺夫一家的软弱、萎靡来证明：“倘使奶油是坏的，那么牛奶更不用说了。”然而作者显然流露出对尼古拉这个单纯善良的俄罗斯地主的同情，他并不否认尼古拉有许多同他本人近似之处。

《父与子》出版后在杂志界所引起的激烈的、互相矛盾的议



论，是屠格涅夫的任何一部作品所没有的。有人在巴扎罗夫身上看到了对“虚无主义者”的“尊崇”和赞美，但很多人把巴扎罗夫了解成为对年轻一代的“诽谤”和“讽刺”。只有皮萨烈夫所持的态度完全不同。他认为巴扎罗夫是那个时代的新英雄，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代表”。他强调巴扎罗夫的社会意义在于破除迷信，为确立先进的世界观扫清道路。

《父与子》是社会政治性长篇小说的光辉范例。在书中，作家真实地反映出那些震动六十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界的巨大社会问题，使这部小说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高出于他的其他长篇小说。

磊 然

1991年

## 目 次

前夜 .....	丽尼译 ( 1 )
父与子 .....	巴金译 (199)

一八五三年夏天一个酷热的日子里，在离昆采沃<sup>①</sup>不远的莫斯科河畔，一株高大的菩提树的荫下，有两位青年人在草地上躺着。其中一位，看来约莫二十三岁，身材高长，面色微黑，鼻子尖而略钩，高额，厚嘴唇上浮着矜持的微笑，正仰身躺着，半睁半闭的灰色小眼睛沉思地凝望着远方；另一位，则俯身趴着，长着蜷曲的浅黄头发的脑袋托在两只手上，也正向着远处凝望。比起他的同伴来，他其实年长三岁——可是，看起来却反而年轻很多；他的胡须才不过刚刚苗出，颧下仅有些许蜷曲的软毛。在那红润的、圆圆的脸上，在那温柔的褐色眼睛里，在那美丽地突出的唇边和白白的小手上，全有着一种孩子似的爱娇和动人的优美。他身上的一切全都焕发着健康的幸福和愉快，洋溢着青春的欢欣——无忧无虑、得意洋洋、自爱自溺和青春的魅力。他转动着眼珠，微笑着，偏着脑袋，好像小孩子们明知别人爱看自己就故意撒娇似的。他穿着一件宽大的好像罩衫的白色上衣；一条蓝色的围巾绕着他的纤细的颈项，一顶揉皱的草帽扔在他身旁的草地上。

和他一比，他的同伴就似乎是位老人了；看着他那呆板的身体，谁也想不到他也正自感觉着幸福，怡然自得。他笨拙地躺着；上阔下削的大脑袋拙笨地安置在长脖子上；就是他的手、他的紧

<sup>①</sup> 莫斯科西部地区，在莫斯科河右岸。

裹在太短的黑上衣里的身体、他的翘着膝盖的蚱蜢后腿似的长腿，所有它们的姿态也无一不显着拙笨。虽则如此，却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颇有教养的人；他整个朴拙的身体都显示着“可敬”的迹印，而他的面孔，虽然不美，甚至有点儿滑稽可笑，却表现出深思的习惯和善良的天性。他的名字叫作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别尔谢涅夫；他的同伴，那位浅黄头发的青年，则名叫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舒宾。

“你干吗不像我这么样趴着呢？”舒宾开始说。“这样可好多啦。尤其当你把脚这么翘起来，把脚跟并拢的时候——像这么的。青草就在你鼻子底下；要是老看着风景觉得无聊，也可以看看肥大的甲虫在草叶上不慌不忙地爬，或者看一只蚂蚁那么忙忙碌碌地奔波。真的——这样可好多啦。可你瞧你，却摆出了那么个拟古的架势，活像个芭蕾舞的舞娘，一个劲儿靠着纸糊的岩壁。你可得记住：你现在完全有休息的权利啦。第三名毕业，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请休息吧，先生；请不用那么紧张，请舒展舒展你的肢体吧！”

舒宾用一种半慵懒、半玩笑的声音，从鼻孔里哼出了他的整个演说来（娇养惯了的孩子对于给他们带了糖果来的父执们，就是像这样说话的），而不等回答，就又继续说道：

“蚂蚁诸君、甲虫诸君以及别种昆虫先生们，它们挺教我奇怪的就是它们那一份惊人的严肃劲儿；它们那么俨乎其然地跑来跑去，好像它们的生命真有什么了不起似的！怎么着，我的天！人为万物之灵，至高的存在呀，可是，你尽管给它们瞪眼吧，它们可睬也不睬你；你瞧，小小的蚊子竟也可以跑到万物之灵的鼻尖儿上来，居然把万物之灵当作面包来享用啦。这真是可恼。可是，话说回来，它们的生命又有哪一点不如我们的呢？我们要是

可以俨乎其然，它们又为什么不可以俨乎其然呢？喏，这儿，哲学家，请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默然不语呀？呃？”

“什么？……”别尔谢涅夫怔了一怔，说。

“什么！”舒宾重复道。“你的朋友把自己最深奥的思想披沥在你的面前，可是你竟是充耳不闻啦。”

“我在欣赏风景呢。瞧，阳光底下的田野，是多么灼热，多么光辉啊！”（别尔谢涅夫说话有点儿大舌头。）

“那不过是些明丽的色彩罢了，”舒宾回答说。“一句话，那是大自然！”

别尔谢涅夫摇了摇头。

“对于这，你该比我更受感动才对。那是你的本行；你是艺术家呢。”

“对不起，老兄；这可不是我的本行，”舒宾回答着，把帽子戴到后脑勺上。“我是个屠夫呢，老兄；肉才是我的本行——我塑着肉呀，肩呀，手臂呀，大腿呀，可是，在这儿，却没有形态，没有个完整的东西，乱七八糟……你试试看能捕捉到什么呀？”

“可是，要知道，在这儿也有美呢，”别尔谢涅夫说。“啊，说起来，你那个浮雕完成了么？”

“哪一个？”

“《孩子与山羊》。”

“去它的！去它的！去它的吧！”舒宾唱歌似地叫起来，“我看一看真货色，看一看前人的名作，看一看古董，就不由得把我那一块废料给摔得粉碎啦。你给我指出大自然，还说什么‘这儿也有美’。当然啊，无论什么里面，全有美，哪怕是尊驾您的鼻子，也有美——可是，你总不能把各种的美都追求遍吧？古人——他们就不刻意求美；可是美却不知从哪儿——天知道，也许是从天上

吧——自然而然地掉到他们的作品里来啦。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可我们的网就不能撒得这样宽；我们的手太短啦。我们只是在一个小池子里垂钓，干瞪着眼。要是碰上那么一个上钩呢，那可是托天之福！要是碰不上……”

舒宾于是把舌头一伸。

“得啦，得啦，”别尔谢涅夫回答说，“这全是似是而非的议论。要是你对美没有共鸣，随时随地遇见美却并不爱它，那么，就是在你的艺术里，美自然也不会来的了。如果美的风景、美的音乐，全不能感动你的灵魂，我是想说，如果你没有共鸣……”

“哈，你呀，好一个共鸣家！”舒宾打断了他的话，对自己新造的字，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可是，别尔谢涅夫却又坠入了沉思。“不呢，我的老兄，”舒宾继续说道，“你是个聪明人、哲学家、莫斯科大学第三名毕业生，跟你争论可困难哩，尤其像不才我，这么个中途退学的大学生；可是，我告诉你吧：除了我的艺术以外，我所爱的美只在女人身上……在少女身上；就是这，也还是近来的事呢……”

他翻过身来，把两手枕在头下。

几分钟沉默地过去了。酷热的午昼的静寂，重压着闪耀的、沉倦的大地。

“啊，说到女人，”舒宾又开始道，“为什么就没有人管管那个斯塔霍夫呢？你在莫斯科见过他么？”

“没有。”

“老家伙简直昏了头。他整天坐在他那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家里，无聊得要死，可是还是坐。你看着我，我望着你，笨透啦！……那样子简直叫人作呕。你想想吧，上帝赐给了这人怎样的一个家庭；可是，不，他还非找个奥古斯丁娜·赫里

斯季安诺夫娜不可！我真没有见过比她那副尊容还要讨厌的东西了，活像一只鸭子！前天，我给她塑了个漫画像，丹唐<sup>①</sup>式的。倒很不错。待一会儿我给你瞧吧。”

“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的胸像呢？”别尔谢涅夫问道，“有进展么？”

“没有，我的老兄，搞不下去啦。就是那脸庞儿，也够叫我没有一点办法。你一眼望过去，那些线条全是那么纯洁、严肃、端正；想着，弄像总不难吧。可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像神话里的珠宝，可望而不可即。你可注意到她是怎样来听人说话的？脸上有一丝神色也不动，可是那双眼睛的表情却在不断变化，而整个面孔，也就跟着变化了。一个雕塑家，尤其像我这么个低能的雕塑家，对于那样的脸，能怎么办呢？她真是不可思议的人……奇怪的人，”沉默一会儿以后，他又补充说。

“是的；她真是不可思议的姑娘，”别尔谢涅夫重复说。

“可她竟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的女儿！要说血统，要说族系，这又从哪儿说起呢？有趣的是，她正是他的女儿，她像他，也像她母亲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从心坎儿里尊敬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她是我的恩人；可是，她简直是一只母鸡。叶连娜是从哪儿得来那么美丽的灵魂的呢？是哪一点燃了她那心灵的火把的呢？呐，哲学家，这儿又给你提出了个问题！”

可是“哲学家”却仍和先前一样，一言不答。一般说来，别尔谢涅夫是决不会失于多言的，就是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也说得很拙讷、不流畅，加上不必要的手势；尤其在此刻，他更感觉着一种

---

<sup>①</sup> 丹唐(1800—1869)，法国雕塑家、漫画家。

奇特的平静落到他的灵魂上来了，有如倦怠，也像忧愁。在城里，他经过了长久的艰苦工作，每天用功好几小时，是新近才搬到城外来的。生活的闲适，空气的温柔和清洁，达到了目的地的感觉，友人的奇想的、无拘无束的放谈，一个突然浮现的可爱的面影，所有这些印象，不同而又好像相同，在他心里融成了一种总的情绪，既使他安慰，又使他兴奋，而终于，使他感觉着疲倦……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青年人。

菩提树下，清凉而且寂静；蝇和蜂飞到荫下时，它们的嗡嗡声也似乎变得分外温柔；油绿色的青草，不杂一点金黄，鲜洁可爱，一望平铺着，全无波动；修长的花茎兀立着，也不动颤，似乎已经入了迷梦；菩提树的矮枝上面悬着无数黄花的小束，也静止着，好像已经死去。每一呼吸，芳香就沁入了肺腑，而肺腑也欣然吸入芳香。远远的地方，在河那边，直到地平线上，一切都是灿烂辉煌；不时有微风掠过，吹皱了平野，加强着光明；一层光辉的薄雾笼罩着整个田间。鸟声寂然；在酷热的正午，鸟向来是不歌唱的；可是，纺织娘的唧唧鸣声却遍于四野。听着这热烈的生之鸣奏，使得安静地坐在清幽的荫下的人们感觉着十分的愉悦；它使人们沉倦欲睡，同时，又勾引着深幻的梦想。

“你可注意到，”别尔谢涅夫突然开始说，用手势辅助着自己的话，“大自然在我们心里所唤起的，该是多么奇妙的感情啊！在大自然里，一切都是那么完全，那么明确，我的意思是说，一切都是那么满足于自己；我们明白这一点，也赞美它，可是，同时，至少在我，它也往往引起一种不安，引起一种惶惑，甚至忧郁。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大自然面前，和大自然相对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白地感觉到自己的不完全、自己的不明确呢？或者是，大自然所有的那种满足，我们却没有，而另一方面，我的意思是



说，我们所需要的，大自然却正缺乏呢？”

“嗯，”舒宾回答说，“我告诉你吧，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告诉你那是怎么个来由。你所描写的，是一个孤独的人的感觉，这种人并不是在活着，却只在出神地观望着。观望有什么意思呢？生活吧，生活起来，那就好极啦！任你怎样叩着大自然的门，它总不会用清楚的言语回答你的，因为它是个哑子。好像竖琴的弦，它会发出一个音响或者一声呻吟，可是，别想它会唱出一支歌。惟有一颗活着的心——特别是女人的心——喏，它才会给你真的回答。所以，我亲爱的朋友，我劝你还是给自己找个心坎儿上的人儿吧，那么，你的什么苦恼，什么忧愁，马上都会烟消云散啦。我们‘需要’什么？就‘需要’这个。你可知道，所有这种惶惑，这种忧郁，都不过是一种饥饿。给你的肚皮装进真正的食物去，那么所有一切就马上不成问题啦。我的老兄，放胆生活，得其所哉，这就成啦。再说，‘大自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大自然有什么用处呢？你听听：爱情……多么有力、多么热烈的字眼儿！大自然……这可多么冷酷、多么学究气呢！那么，来吧，（舒宾唱了起来）‘万岁呀，玛丽亚·彼得罗夫娜，’哦，不，”他又说，“不是玛丽亚·彼得罗夫娜，可是，什么全是一样！*Vous me comprenez.*①”

别尔谢涅夫抬起身来，把紧握着手支着下巴颏。

“有什么可以嘲笑的呢？”他说，并不望他的同伴，“为什么要揶揄人呢？是的，你说得对：爱情是个伟大的字眼，是种伟大的感情……可是，你说的是哪一种爱情呢？”

舒宾也抬起身来。

---

① 法语：你会了解我的。